文史资料选辑

第 九 辑

档 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英敛之时代的旧大公报…… 王芸生　曹谷冰（1）

“宁粤合作”亲历记…… 陈铭枢（45）

“非常会议”前后…… 周一志（82）

关于“非常会议”和“宁粤合作”…… 孟　曦（101）

蒋介石背叛革命后下台又上台…… 贺贵严（112）

短稿十篇

辛亥冯国璋接统禁卫军后的活动…… 恽宝惠（119）

郑汝成之死…… 陈一叶（120）

袁世凯之死与唐天喜之背叛…… 陶树德（121）

冯玉祥调任陆军检阅使的经过…… 邓汉祥（122）

黄埔五期“清党”的回忆…… 郑庭笈（123）

九六公债发给利息的一段公案…… 周士观（125）

一九三〇年阎锡山反蒋的一个起因…… 南桂馨（126）

回忆张家口抗日同盟军…… 魏自愚（126）

李生达之死…… 王尊光（127）

关于《蒋介石解决龙云的经过》的一些补充……宋希濂（128）

东北义勇军的兴起和失败…… 王化一（131）

东北抗日军进入新疆后十年中的遭遇…… 张凤仪（148）

附注

对《英敛之时代的旧大公报》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十二辑一五五页、第十八辑二二〇页

对《"宁粤合作"亲历记》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十二辑一五六页

对《"非常会议"前后》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十八辑二二一页、第二十三辑二二七页

对《郑汝成之死》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二十三辑二三二页、第三十四辑二五八页

对《东北抗日军进入新疆后十年中的遭遇》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七辑二三三页

英敛之时代的旧大公报

王芸生　曹谷冰

在旧中国，大公报是創刊比較早也比較重要的报紙之一。它于一九〇二年六月十七日創刊于天津，創办人是英敛之。到一九一六年九月，英敛之将大公报盘售与王郅隆。王郅隆接手經营后，至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停刊。九个月后，吳鼎昌、胡政之、张季鸞三人接办，于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續刊，至一九四九年五月下旬上海解放，大公报于六月十七日发表《新生宣言》，宣布大公报归于人民所有。由一九〇二年六月十七日至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七日，旧大公报共有四十七年历史。我們紀述旧大公报的历史，拟分为两段：前段紀述英敛之經营的时代，而将王郅隆續办的时代附入，統称为"英敛之时代的旧大公报"；后段紀述吳胡张时代的旧大公报。这里談的是前段。

一九〇二年这个历史年代

"新聞事业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上面的政治的、思想的上层建筑的一个組成部分，是为一定的阶級利益服务的。"① 旧大公报創刊于一九〇二年的天津，有它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一

① 廖盖隆：《高举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办好无产阶級的新聞事业》，見《新聞战綫》一九六〇年八期三頁。

九〇二年是个重要的历史年代。这年是庚子年义和团起义的第三年，辛丑条約签訂的第二年。大公报創刊的日子，距离八国联軍攻破天津城（一九〇〇年七月十四日）不滿两年，距离辛丑条約的签訂（一九〇一年九月七日）还不滿一年。这时候，天津还被八国联軍占領着，由八国联軍所組織的"都統衙門"統治着。大公报在这时候創刊于国破民奴的天津，而且报館就設在天津的法国租界里，真可謂不平常。

庚子起义，是由反帝反教而起。天津人民曾經掀起两次反帝反教的大风暴：一次是一八七〇年火焚望海楼的教案，再一次就是庚子起义。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反对天主教徒假借洋势欺压同胞，就訴諸烧教堂打教徒的直接行动。旧大公报創办于帝国主义直接統治下的天津，而且是由天主教徒主办，它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自然是很清楚的。

时代是在二十世紀初，这时中国的資产阶級已經初步形成。在一九〇〇年以前，完全由民間举办的厂矿企业，資本在一万元以上的，已有一百二十二家，資本总数为二千二百七十七万元①。戊戌变法，就是新兴資产阶級的維新运动的演出。这时候，新兴的資产阶級正在发展，戊戌变法的思想正深刻地影响着資产阶級知識分子。旧大公报創刊的編輯思想，也反映着資产阶級改良主义思想，这是为資产阶級（包括买办資产阶級）利益服务的。

英敛之这个人

英敛之（一八六六——一九二六）这个人是很自負的。他在壬寅（一九〇二，即創办大公报的那年）日記的扉頁上題着这样一首

① 吳玉章：《辛亥革命》二至三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詩："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論求为百世师。警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語誰？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闊立多时。"

英敛之，姓英名华，字敛之，又号安素，满洲正紅旗人①，一八六六年生于北京。他的妻子是皇族，姓爱新觉罗，名淑仲。英敛之幼年家貧，出身寒微。据說他的父亲和长兄都是体力劳动者，英敛之自我奋斗，讀书靠自修。由他起，英家轉換了門庭，阶級起了变化。英敛之的文集《也是集》《自序》說："仆以一武夫，不屑于雕虫刻篆。顧石可掇三百斤，弓能挽十二力，馬步之射十中其九，每借此自豪。然此等伎俩，見遺于社会，无补于身家，遂弃之。弱冠后知耽文学，則又以汜濫百家、流覽稗史侈淵博；甚至穷两月之目力，讀《四庫提要》一周，亦足見其涉猎之荒矣。"他所以习武，因为旗人照例要学武，并且可以入軍籍，得粮餉。他少年时致友函中有一节說："予以家貧亲老，无以为养，徵之多事待了，債負滿前，每以拙于生計为忧。故自挽弓操臂，俟挑入勇时，得补粮餉，尚为一綫之路。所以不憚煩劳，每日挽六力弓逾百勝也。但視彼蒼，憫予苦心，曲賜矜全，則一枝有托，不复奢望矣。"可見他少年习武是为了生活，苦讀学文，希望得到一个可以維持生活的职业。英敛之自二十二岁信奉了天主教②，自习了一些法文，从此和天主教以及一些外国神甫发生了关系。据說英敛之在三十岁以后才結婚，这时他已經

① 关于英敛之是否满洲旗人，曾經考証。《清史稿》中《文苑三》《斌良传》内附有《英华传》云："英华，字敛之，赫佳氏，正紅旗人。"赫佳氏是满族的姓氏，如爱新觉罗氏、叶赫氏、瓜尔佳氏等。英敛之和金梁友好，金梁参与《清史稿》的編纂，遂将《英华传》編入《清史稿》。这个短短的传稿是經过英敛之的同意的。据《欽定八旗氏族通譜輯要》上卷三十七頁載："赫佳：原註，赫佳为满洲一姓，其氏族世居雅兰及訥音地方。"英敛之是满族人是毫无疑义的。

成了文人，經他学文的老师介紹，与爱新覚罗淑仲結婚。英敛之的《也是集》内附有淑仲在戊戌（一八九八年）所作的詩四首，韵律甚工，文化程度很高，不是寒家女子。英敛之以一个满洲旗人，生在滿清末季，朝廷腐敗，外患严重，他一面恨家国不振，同时接触到来自西方的資产阶級的政治思潮，因此在崇洋思想中希望变法維新。在康有为"公車上书"之后，英敛之也在戊戌三月（一八九八年四月間）写了一篇《論兴利必先除弊》的文章，議論国事。文中把北京諺語所說"皇上是傻子，王爷是架子，官是攬子，兵是苦子"的話加以闡释；文章并附和了康有为的政見："康主政有为胶州疏内'蔽于耳目，狃于旧說'諸語，实今日之頂門針、对症药，痛快切当，言人之不敢言。"頂到这年九月"戊戌政变"，慈禧再出訓政，光緒被囚，譚嗣同等六人被杀，康有为逃亡，英敛之恐被株連，也逃至天津，搭太古"重庆"号輪船去上海。他在船上遇到康有为，彼此交談，不知姓名。这可見当时他和康梁維新派还沒有联系。据現在的英敛之的日記，他在庚子年（一九〇〇）得到了一个职业，充当法国駐蒙自領事館的館員。蒙自县在云南南部，滇越鉄路經行其地，一八八七年依据《中法續議商务专条》，辟为商埠。英敛之于一九〇〇年二月初偕法国領事从天津启程，經过上海、香港、海防、老街至蒙自。英敛之到蒙自的时候，法国正在筹划建筑滇越鉄路，他在蒙自帮助法領事购买民間土地。在蒙自地方，法国和天主教的势力已深深侵入，在英敛之等到来之前，蒙自曾經发生过烧教堂打神甫的反教事件；英等到后，又传当地人民将繼續起来鬧事。因此法領事要求中国地

② 据英敛之《杂存稿》中《曾侯日記书后》一文中說："予自二十二岁信教以来，至今已近五載。"一八九二年壬辰年作。据此知英氏生于一八六六年，并自二十二岁信奉天主教。

方当局允許他們調法国兵来保护領事館，中国未允。随后听到义和团在北方起义以及八国联軍攻入天津北京的消息，英敛之感到心神不安，想辞职北返，另寻职业。法領事也担心地方不靖，决定离开蒙自。在七月中旬，英敛之随法領事离开蒙自，經越南、香港、上海，于八月下旬回到一片殘破的天津。到九月中旬法領事准英辞职，給他最后的一次薪水五十元完事。英在天津勾留了一个多月，因大乱之后，津京交通多阻，未能去北京，在天津也寻不到职业，乃于十月中旬借法国"白神父"南行之便，同船到上海。英到上海后，也找不到职业，妻儿相随，开銷不小。他先給一个名叫"温伯彦"的英国人教"官話"，以后又給华俄道胜銀行的一个比利时人"欧某"教話，又給荣华洋行一个名叫"翁德林"的德国人教話。每天早午晚分三次到三处各教話一小时，翁德林月送"束修"十元，其他二人的学費大概也是这个数目。这样的生活当然是很无聊的。在一九〇一年四月二十四日，英敛之又从上海回到天津。

这次回到天津，情况不同了。一个天主教徒資本家柴天宠提議集股开办一个报館，由英主持。此事极为順利，經过一年多的酝酿筹备，到轉年(一九〇二)夏就創刊了《大公报》。一九〇五年夏英敛之应日人之邀，游历过日本。英敛之主持大公报十年，到一九一二年，"大清"皇朝倒了，民国成立，他就沒有办报的兴趣了，从此退休，移居北京香山靜宜园。至一九一六年将大公报出売給安福系資本家王郅隆。(英敛之創办大公报，由提議到办成的具体經过，詳述于下节。)

英敛之退居北京香山靜宜园后，专心鑽研天主教义。因所居靜宜园在松树从中，自号"方松野人"，著有《方松野人言善录》，是宣传教理的文集。又收集在报紙上所写的論文，出版了一本《也是

集»。英因主持大公报而馳名，退休后成为天主教在北方的首领，当时有"南馬北英"之說。南馬是馬良，字相伯。英、馬二人有几十年的交情。英和熊希龄的关系也好。一九一七年华北大水災，熊任賑災督办，在北京設慈幼局，聘英为局长。一九二〇年慈幼局移香山，更名为香山慈幼院，英不久即辞职。英在香山設立"静宜女学"，又設立"輔仁社"，教学生"学文"，宣传天主教。英敛之又以美国的关系，在北京設立"公教大学"，后改为"輔仁大学"，自任第一任校长。英晚年在北京办教育，办慈善；每年冬天募賑款，在香山开粥厂，賑济貧民，所以在地方上頗得附近居民的好感。英敛之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在北京病逝，年六十岁。

当时这个报的阶級背景

报紙从来就是阶級斗爭的工具。旧大公报創刊于一九〇二年的天津，其时其地，都是极不平常的。那末，它的阶級背景是什么呢？研究了有关的历史資料，我們弄清了旧大公报的阶級背景。英敛之时代的旧大公报，是由一个受天主教教养的具有保皇立宪思想的滿洲旗人，利用天主教和法帝国主义的势力和一部分金錢，以及买办資产阶級等的投資办起来的一家报館；这可說是一个以滿族保皇派和天主教为主体，結合法帝国主义、买办資产阶級等的混合物。

英敛之夫妇都是清皇朝的本族，出身于天主教徒，深受天主教的影响。英又結交了許多买办資产阶級分子，他个人也变成一个带有封建性和买办性的資产阶級知識分子。英敛之一身表現着两个矛盾：一个是民族矛盾，另一个是阶級矛盾。在民族矛盾方面，他坚决站在滿族保皇的立場；在阶級矛盾方面，他一般地是跟着买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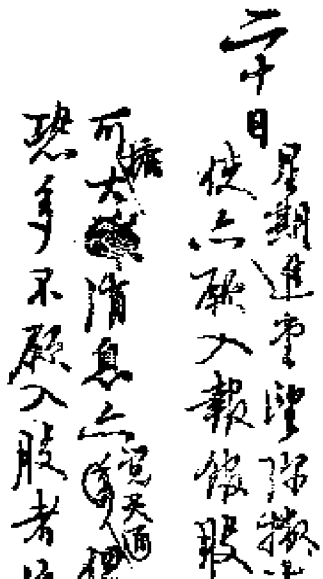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資产阶級走。英敛之最初的一个职业(駐蒙自法国領事館館員)就来自天主教的关系，所往来接触的尽是中、法、比各国的天主教人物;当时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之交,受了西方資产阶級政治思潮的影响,头脑里搞成一套君主立宪的思想体系,以为救国之道只有保皇立宪以永保"大清天下"的一条路。英敛之的言論主张，主要在于保皇立宪。他呼吁慈禧太后撤帘归政,拥护光緒皇帝亲政;在保皇的条件下贊成維新,坚决反对共和革命。他是个滿族保皇派,他的保皇主张,比康梁还坚决得多。为了实現保皇立宪的理想,为了达到永保"大清天下"的目的,他就利用帝国主义的势力,投靠洋人。英敛之头脑里有两个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就是:保皇与崇洋。他保皇保到辛亥革命以后,"大清"皇朝完了,就洗手不办报了;崇洋崇到滿脑子的"二毛子"思想。

我們研究旧大公报的历史,得到一个重要的发現,就是它和法帝国主义的关系。旧大公报在一九〇二年創刊于天津，館址在法国租界,报头上加刊一个法文名字"L'Impartial"(无私的意思)，决非偶然的事情。我們最初总以为英敛之是天主教徒，主要的股东也是天主教徒,天主教与法国有特殊关系,所以旧大公报就沾染上亲法的色彩。現在明白了問題眞相并不这么簡单，而是英敛之时代的旧大公报在政治上托庇于法国的势力，在經济上也掺入了法国的金錢。据英敛之的辛丑日記，他在一九〇一年春天由上海回到天津,环境是国破家亡,个人情况也极其无聊。他回天津的第三天(四月二十六日,旧历三月初八日),首先去看柴天宠，并送了一些礼物給柴，柴約他到家里吃午飯。日記上即說:"柴先生等愿設报館,約予主持其事,集股本逾万元,甘为賠墊云云。"柴天宠,字敬寮，是天津紫竹林天主教堂的总管。柴是个天主教資本家。他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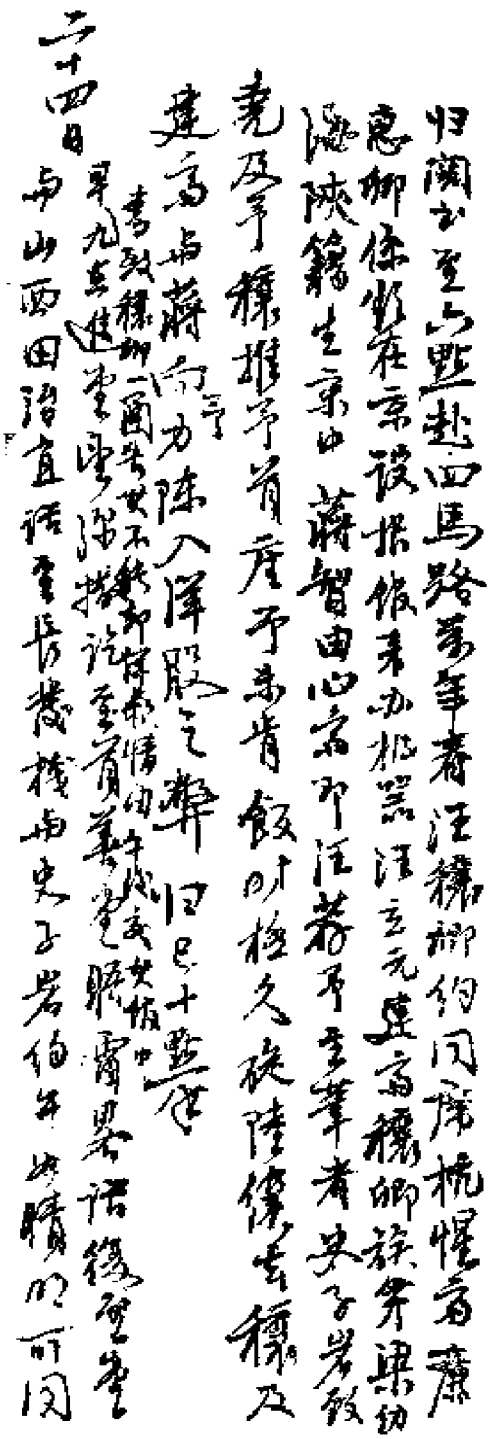
初經营一个"天和号"，专售建筑材料，并承包各种建筑工程，由于承包天主教堂及教堂房产的工程发了财。紫竹林教堂的产业和外交事务皆由他負責，并兼管教务，总管一切。由于有錢，他还投資經营各种工商企业。另一个大股东是王郅隆，字祝三，天津东大沽人。他的先人是代粮商掌管运粮船的，他本人作粮食和木厂的掮客，又經营元庆木号兼包工，因此与柴天宠有联系。王好賭博，会"吃腥"(賭博作弊騙人)，在賭場上贏了很多錢。他就因为賭博的关系，联系上北洋軍閥，特别勾結上倪嗣冲。倪嗣冲任安徽督軍时，委任王郅隆在天津設安武軍后路局，以王为总办。王以整列火車运大米到天津，不出运費，把米卖給日本，大賺其錢，成为安福系的官僚資本家，是个亲日派。英敛之于一九一六年把大公报卖給了王郅隆。据說王郅隆购买大公报館，錢也不是他自己出的，而是安福系几个大头目在天津安徽会館賭博抽的"头錢"。天津方面拿錢入股的重要人物，还有张連璧，字少秋。他和他父张丹秋两代經营德商荣华洋行买办事务。荣华洋行經銷德国五金顏料杂貨，所以张氏父子又先后开設恆义号洋广杂貨店、万聚恆洋广顏料店、瑞記布庄等，接售荣华洋行的来貨。张連璧很有錢，現在天津承德道上的"連璧里"，就是张所建造，并以他的名字名此里。还有一个重要的小股东名李敬宇，天主教徒，是天津法国領事館的高級翻譯，此人后来入了法国籍。柴天宠一面在天津募股，英敛之一面到北京按照天主教的教規向法国主教"請示定夺"。法国"樊主教"(华名樊国梨)贊成办报，并入十股。一九〇一年八月四日(旧历六月二十日)日記云："进堂望弥撒訖，遇樊主教云：……法欽使亦愿入报館股，但愿开于京中。予思有法欽使，規模固可扩大，消息亦覺灵通，但天津諸友必以为不便設于京中，恐多不愿入股者，俟后

商之可耳。"① 这里所記的法欽使，就是签字于辛丑条約之上的法国公使鮑濫。（樊主教所入的十股是多少錢，以及法国公使入了多少股和多少錢，現尚无从查考；英敏之对法公使的入股是很重視的，他的日記說"予思有法欽使，規模固可扩大"，可見一斑。）英即函詢天津柴天宠，柴复函云："設館无論京津，津友皆愿，但求勿拒我等入股本，为幸。"这說明柴等是愿意同法国公使合伙开这个报館的。事情还有曲折，八月十七日（旧历七月初四日）日記云："由津至京，进堂見樊主教云：当速办，現已令人画房样。始知欲設堂中，大不便，然未遽駁，俟商之津友。"法国人同中国人合伙办报，要把报館設在北京天主教堂里，的确太笨了，而英敏之却"未遽駁"。他写信問天津，柴天宠李敬宇来函，皆不贊成設于教堂中。八月二十七日（旧历七月十四日）日記云："复見主教，蒙示以現与欽使商妥，立于津上为便。予即云：此事已定，愈速愈妙。"这可見公使比主教高明。大局既定，英即回天津，携带款項到上海訂购机



（英敏之日記）

① 有照相鮮版为証。



（英敛之日記）

器聘請主笔去了。

英敛之九月二十一日到上海，二十四日即至中外日报館訪汪穰卿，請汪代荐一位主笔。汪穰卿名康年，是上海当时的名士。[1] 在英請汪荐主笔的一段交涉中，証实旧大公报接受了洋款，因此使汪穰卿等羞与为伍。此事值得一記。汪穰卿推荐了一位姓蔣名智由字心斋的堪为主笔。[2] 十月五日（旧历八月二十三日）晚，汪穰卿在四馬路万年春設宴介紹英、蔣見面。同席者还有：杭辛斋、廉惠卿（此二人正筹备在北京办报，到上海购机器）、汪建斋（名立元，是汪穰卿的族弟）、梁幼海、史子岩、朱志尧[3]。英的日記說："穰推予首座，予未肯，飯时极久，旋陆續去。穰及建斋与蔣向予力陈入洋股之弊。"[4] 这是汪蔣三人劝英勿用外国人的錢办报。轉天，十月六日（旧历八月二十四日）的日記說："书致穰卿一函，告其不能却洋款情由。"[5] 这是說他办报不能不接受外国人的錢，而且是法国公使的錢。从此聘請主笔的事就发生了波折。据英敛

之的日記，十月八日（旧历八月二十六日）："晤蔣心斋，詢其愿否北上？答云：恐难得昌言之权，故不愿去。予乃告以論說准各具名，不相混淆。俟后再議。"十月十日（旧历八月二十八日）晚，英在江南春宴客，主要的客人是汪穰卿和蔣心斋。"蔣告現同赵祖德开办《选报》，不能北去。"蔣心斋謝絕了英敛之的邀請。英此夜"臥不成寐"。此事原可至此而止，忽然异峰突起，十月十三日（旧历九月初二日）的日記說："是日得志尧函云，汪穰卿毛遂自荐，愿去本館，

---

① 汪康年，字穰卿，是《时务报》的中心人物。《时务报》創刊于一八九六年，梁启超任主笔，汪任經理。一八九八年汪另出《时务日报》，后改为《中外日报》。英敛之到上海聘主笔时，汪正办《中外日报》。汪以后又在北京办《芻言报》。汪属于强学会系統，是保皇派。

② 蔣智由，字心斋，别号观云，他的儿子蔣尊簋在民初做过浙江都督。蔣智由是上海文化教育界有名人物，他曾同蔡元培、林少泉等发起中国教育会，借此进行反清革命宣传工作。中国教育会分子开办爱国女学，蔣被推为經理（当时无校长名称）。蔣智由当时被目为新党，他当然不肯帮助英敛之去办有帝国主义背景的报了。

③ 朱志尧这个人很重要，是英敛之在上海的几十年好友，与旧大公报有密切关系，是旧大公报的股东。朱志尧（名开甲），是馬相伯的外甥，生长于累代天主教徒的家庭中，他本人也是天主教徒。在旧大公报創刊时期，他已在法国东方汇理銀行中服务，以后在这个代表法帝国主义金融势力的銀行做了几十年的买办。他是个买办資本家，上海求新机器造船厂是他投資創办的，以后又陆續搞别的企业，他曾投資开办上海南市华商电車公司，因此上海南市的电車大部分是由求新机器造船厂制造的。这个人是上海天主教徒中典型的买办資本家。現在見到朱志尧的一张名片，上面印着下列的十項职銜："教皇欽賜圣西尔物斯德賁騎尉勛位；三等嘉禾章；上海总商会費城賽会代表；上海公教进行会副会长；上海华商电气公司董事；上海大通輪船公司董事；上海求新机器造船厂董事；安徽宝興鉄鑛公司董事；上海新祥制造机器厂主任；上海同昌紡紗榨油公司主任"。其中单单未列东方汇理銀行华經理的职銜，大概是有所諱吧。

④⑤ 同見一张照相鉛版。

明日可将合同眎予。予得信甚为诧异，意其别有隐衷。日前力阻予，万不可入洋股，謂定遭压制，今反欲就何也？然予以为苟有益于报事，不妨曲从之。因其交游博，声誉隆，既消息灵通，复銷售寬广，虽月出百金以上，犹为得也。岂不較碌碌凡庸远过十倍哉？"十月十六日（旧历九月初五日）日記云："汪穰卿寄所訂（拟）合同来，見其欲独攬大权，薪水但索五十元。"英是夜又"臥不成寐"，"挑灯作复穰卿信，并酌改合同。但其与設报宗旨不背，一切小节，予頗可曲从，因开創需人，伊又为老手故也。"十月二十三日（旧历九月十二日）的日記云：朱志尧轉到汪穰卿函云："所議不符初約，深恐不易措手，只得敬謝不敏"云云。汪已明白謝絕了，但英仍不死心，日記續云："予見其前日晤商情形，似有成議，意其今故作波瀾，以要挾大权独握也。"二十六日（旧历十五日）日記云："予意如无合适主笔，可姑允穰卿襄办一年，彼时再作打算。"二十八日又到汪穰卿处面商，"以索薪水太昂，故不能延至。"这是汪穰卿以索高薪的办法打断了这段交涉。英斂之欲聘蔣汪二人，先后失敗，求計于馬相伯，馬建議商之张元济（字菊生），另荐他人。英曾几次訪张，张不肯荐人。十月三十一日（旧历九月二十二日）日記云："馬公（相伯）柬云：得张菊生函云，报出自旗人，尤难。自当尽力襄助，主笔任重，未敢輕举，好在尚有时可商，当加意为之訪詢云云。"这是說，张菊生不愿意給滿洲旗人办的报推荐主笔。英斂之这次上海之行，訂购了机器和鉛字，請主笔的事失敗了。他于十一月三日登上回津的輪船，在船上悶讀《天演論》。五日（旧历九月二十七日）日記云："竟日臥，头悶，大不快，甚悔此次之行为大寻苦恼。"

英斂之回天津后，往来津京，筹备报事。十二月初又到上海，仍求汪穰卿介紹主笔，汪这次推荐了一位方守六，条件談妥了，訂

了合同，于一九〇二年四月上旬同船到了天津。方守六是帮助英敛之创刊大公报的第一位主笔。

鑼鼓渐渐紧了，大公报馆要开张了，英敛之于五月三日(旧历三月二十六日)在北京天主教堂訪樊主教，此日的日記云："晤樊主教云：法钦使已应保护之事。"这是法国公使鮑渥正式应允保护大公报了。距离大公报出版第一号报的前七天(一九〇二年六月十日，旧历五月初五日)，天津法国領事館的高級翻譯李敬宇，"以工部局告示嘱印，旋印成送去。"(据英的日記)大公报的新印刷厂还未印报，先給法国工部局印了告示，可見英敛之的大公报和法帝国主义的关系是如何密切了。

从这段办报緣起看，英敛之原无办报之意。他于一九〇一年春天，在上海穷极无聊，回到一片殘破的天津，他所汲汲以求的，只是要謀得"一枝有托"，以解决职业和生活問題。是柴天宠提議办报館，并愿"集股本逾万元，甘为賠垫"。据英敛之日記，在柴天宠提議办报的一个多月以后，一九〇一年六月十五日(旧历四月二十九日)的日記云："张寿峰来，告以刘鐸来，遂至堂，候有时，晤，刘鐸開主教等議，令予至北堂办理要紧文件，薪水从丰云云。予謂此間报館事已有头緒，中輟頗为可惜。"这是說假使不是柴天宠提議办报在先，英敛之的职业很可能就是在北京天主教堂为主教办理要紧文件了。按照历史規律，象旧大公报这样一张为某个帝国主义和买办資产阶級以至为传播洋教的利益而服务的报紙，在华北是終究要出現的(以后的天津益世报就是一个)，但办报的人就不一定是英敛之了。是柴天宠独具只眼，看出英敛之有办报的才干；他当然不是簡单地为了給英敛之解决职业問題，更主要的是"柴先生等"为了他們的阶級利益有办报的需要。柴天宠等需要英敛之办报作

天主教买办資产阶級的代言人；法帝国主义者为了侵略中国的需要，也愿意有这样一张崇洋抑华为帝国主义利益說話的报紙供它利用。英敛之崇教崇洋，胆大能文，有办报的能力；有报在手，职业問題解决了；用这张报，为了天主教买办資产阶級和法帝国主义的利益服务，他还有一个也很根本的想法，就是为了滿洲人的利益以永保"大清天下"而服务。所以一拍即合，大公报就呱呱出世了。

大公报的最初館址設在天津法国租界狄总領事路（Rue Dillon，一名六号路乙，即現在天津哈尔滨道四十二号），对門就是法国工部局，隔一条街就是法国領事館，当时八国"都統"中地位最高的是法国 General Jefevre。大公报就于一九〇二年六月十七日（旧历光緒二十八年五月十二日），在八国联軍占領下的天津，受着法帝国主义的直接保护而誕生了。第一号大公报印了三千八百份。

英敛之是旧大公报的主要創办人，他自任总理、撰述、編輯諸职，总攬言論和經营的全权。英本人是滿族保皇派，又是天主教徒。倡議办大公报和最初的投資人多数是天主教人物，如同柴天宠是天主教資本家，张少秋、朱志尧是买办資本家，王郅隆是投机商人官僚資本家，李敬宇是买办資产阶級分子，樊主教、雷鳴远等是外国神甫；更突出而也特别隐蔽的是法国公使鮑渥也投資为股东，这是正式的帝国主义。此外还有一些資产阶級知識分子，翻譯《天演論》也主张君主立宪的严复就入了一千元的股。一九一五年三月一日的大公报登有通知股东"改用新票……分派紅利"的广告，可見还有若干小股东，大概都是天主教徒和資产阶級分子。从阶級关系来看，英敛之时代的旧大公报，乃是一个以滿族保皇派和天主教为主体，結合法帝国主义和买办資产阶級等的混合物。旧大公报既是这样的阶級产物，它就为这样的阶級利益服务，这就規定了旧大公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